#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九

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丁亥。署兩江總督張樹聲奏。鳳凰山各營。始於同治三年上海洋兵會防之時。李鴻章因戈登巴夏禮所請。量設三營。教練操防。以撤西兵。外示羈縻。內資控馭。辦理具有深意。迨留防日久。營哨各官。屢經更易。流弊滋深。如本年正護兩營。藉端索賞。後十一月初間臣訪聞正營弁勇。復有紛紛求去之事。雖無譁噪滋擾重情。究屬不成事體。即經嚴飭提究。並函商署撫臣恩錫會派記名總兵樊政陞。馳往接帶。確查逞刁弁勇。分別重懲。似此積習相沿。若不設法更張。恐貽後日之患。惟事涉華

洊勤多年懋從前曾國藩在兩江任內曾經咨商總理衙門有裁撤刪併之議未及施行茲擬詳查原案密飭蘇松太道沈秉成先與英法各領事妥商應如何簡閱裁併或移紮他處由臣相機酌度俟辦有端倪再行專案具奏

御批知道了

巳丑署兩江總督張樹聲奏據蘇松太道沈秉成稟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日本官鄭永寧來道述及秘魯國瑪也西船由澳門行抵日本橫濱海口有華人自船投水經英國兵船官員挨仁彤救起詢係被人拐賣同船華民二百餘人伊恐到秘魯受苦是以投水由駐日本之英國公

使知會經日本官將該船扣留被拐之人盡收上岸緣秘
魯係無約之國遂會同英美兩國領事訊辦並函致鄭永
甯詢問中國官如何辦理述寄回信等語當經前署通商
大臣何璟以秘魯國係無約之國乃私在中國澳門地方
拐人出洋既經日本國扣留保護自應派員往辦以答鄰
好而衛民生當即遴委補用同知候補知縣陳福勳並由
道商同上海英美兩領事派美繙譯官麥嘉締偕鄭永甯
同搭輪船前往日本相機妥辦去後嗣據沈秉成稟稱陳
福勳等於八月二十七日俱到橫濱所有被拐華民已先
由日本外務卿飭據神奈川縣權令大江卓自七月初四

日趣。節次訊供。至八月二十四日定案。華人二百餘名。均
俟中國派員帶回。其瑪也西船。從寬釋放。陳福勳當將華
人趙丑好等二百餘名。全行查收。仍搭輪船從橫濱開行。
日本外務卿復派領事官品川忠道沿途照料。於九月二
十一日到滬。由道分飭上海印委各員。將該華民逐一查
訊。籍隸廣東者一百九十六名。福建二十七名。湖南江西
浙江各一名。除福建湖南等省。人數較少。酌給路費。分交
員董覓便遣回。其籍隸廣東。而上海有親族可依。亦准保
領外。尚存廣東人一百八十七名。當即派委候選通判劉
光康。候補直隸州黃國考。搭坐輪船。押送回粵。旋據廣州

麟霞稱被拐難民。如數收到。已分交各原籍州縣給屬領回。一面嚴拏拐匪懲辦等情。茲復據沈秉成以此案辦理完竣。稟請具奏前來。臣查此案歷辦情形。業經前署通商大臣何璟隨時咨報總理衙門查照。並密咨兩廣督撫臣轉飭地方官務將拐匪訪拏嚴辦在案。惟祕魯國船。擅在澳門。拐去華民至二百餘人之多。行抵日本橫濱地方。經該國官截留訊辦。知會中國。派員前往悉數帶回。實由日本及英美各官。認真襄辦。俾該華民得慶生還。且該華民在日本留養多日。中國委員未經接管以前。一切用項。悉係該國支應。疊經委員詢問數目。以便歸款。日本官均稱

已由本國支銷。不須送還。出力出資。極敦鄰誼。尤堪嘉尚。
除飭道將其兵官其繙譯酌予獎勵。一面備辦綢緞等物。
分送日本官員。仍由臣照會外務卿致謝。

御批。該衙門知道。

壬辰。烏嚕木齊都統景廉奏。據駐防古城統領孔才。金永
清等呈稱。適有俄國商民。帶領從人十六名。內有哈薩克
十二名。馱載貨物。來古貿易。隨帶清漢字俄字路照各一
張。又由烏請領蒙古字路照一張。除清字俄字蒙古字路
照無人認識外。所有漢字路照。內開大俄國邊界官將軍
美得阿色斗阿客市簽爲給發執照事。今有本國商民哈

私帶人二十五名。攜帶駱駝九十隻。雜貨一百六十五捆。大小槍七桿。刀五把。馱馬二十七匹。前往蒙古各處貿易。所有中國及蒙古地方各官員人等。查照放行。任便貿易。毋得攔阻。此照該商於回國之時。立即回繳。特此畫押蓋印執照為憑。降生一十八百年月日右給該商人執照等因。統領等親往查驗。伊等同行諸色人等。較原照計短人八名。詢其情由。據稱由烏折回。該俄商隨帶貨物五十五馱。駱駝七十八隻。馬三十七匹。羊四百三十八隻。當將該俄商逐名盤詰。據稱前來貿易。並無異詞。當即劄飭該統領等。諭以古城偪近賊氛。時常打仗。且駐紮兵勇甚多。誠

恐照料不周。該俄商等設稍有損傷。貨物稍有遺失。轉非兩國和好之道。不如即早折回等語。妥為開導去後。旋據孔才等稟。該俄商復稱往巴里坤貿易。可否准其前往。等再行劄飭孔才等。仍遵前劄善言開導。俾令折回。查此次俄商。是否即係前次赴巴里坤貿易折回之人。繞道北古。抑或另係一起。均未可知。刻下西疆軍務孔棘。俄人覬覦烏城。前在三塘湖暫住之俄商。即開有圖繪山川形勢之說。此次赴古俄商。難免非窺探軍情地勢。況巴里坤等處時有賊氛滋擾。該俄商等馱載貨物。往來行走。稍有疏虞。不免饒舌。惟俄人獷悍性成。難以語言相爭。且恃有通商

和約。又未便過於激切。轉使俄人有所藉口。事關中外交
涉。攸繫綦重。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轉諭住京俄使。俟西疆軍事少鬆。
再令該俄商貿易。以弭釁端而鞏邊圉。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軍機處交出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日本使臣來津
換約。請
欽派大臣。以便屆期商辦一摺。本
旨該衙門議奏。單併發。欽此。臣等伏查日本續請通商一案。上年

欽奉
諭旨。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條約事務。嗣經李鴻章與日本使臣將兩國修好條規通商章程。會同議定。書押鈐印。一律完竣。該使臣復來京敬獻方物。均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及臣等隨時奏明。上年四月。該國使臣柳原前光復至津門。商求酌改。又經李鴻章督同津海關道等再三辯駁。該使臣旋即回國。亦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具奏在案。茲日本國既派使臣來津換約。自應按照各國換約成案。豫請
欽派大臣。查兩國條規章程。早經李鴻章與該國使臣商定。此次

該使臣照會詞意均極恭謹將來屆期互換自可順理成
章惟覲本國書一節誠如李鴻章所奏須得妥為籌議應
於換約時體察情形妥慎酌辦直隸督臣李鴻章係與日
本使臣會議條約之員現該國將派使臣來津換約臣等
擬請就近仍
派李鴻章與日本使臣將上年所立條約彼此互換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將日本國合訂修好條規二本照案咨送內閣
恭用
御寶發交李鴻章祗領照辦所有遵議請
旨派員與日本國換約緣由謹繕摺具奏

諭內閣著派李鴻章將與日本國所立條約妥為互換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派員辦理日本國換約事宜一摺日本國通商條約上年經李鴻章與該國使臣會同議定茲該國派使臣來津換約著派李鴻章將上年所立條約妥為互換其條規二本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交李鴻章祇領照辦其覲見奉國書一節著李鴻章於換約時體察情形妥慎酌辦本日諭旨一道一併發往如該使索看憑據著李鴻章另行恭錄給與閱看俟換約事畢此旨仍繳還軍機處備查

庚子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奏

旨調補長江水師提督。所遺提督篆。經臣李鶴年遣委福甯鎮總

兵羅大春接署。惟李成謀前蒙

簡派統領輪船。現因調補長江。距閩較遠。勢難兼顧。咨請遣員接

辦前來。查輪船統領。責任甚重。必須大員經理。方足以壯

聲威。現署提臣羅大春。在閩年久。熟悉情形。以之接辦。可

期勝任。臣等與總理船政前江西撫臣沈葆楨函商。意見

相同。可否即令羅大春統領輪船。以專責成。伏候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王凱泰奏請飭署任提督統領輪船等語。

提督李成謀現在調補長江水師提督。輪船事務。勢難兼顧。李

鶴年等以署提督羅大春在閩年久熟悉情形擬令該員接統著即照所請所有輪船統領應辦事宜即責成該署提督經理務令隨時校閱俾臻嫻熟沈葆楨現已到工任事亦當隨時查察督飭認真妥辦毋稍懈弛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衙門接據美國使臣鏤斐迪照會稱瑞威墊瑞威國君主查理在本國長逝所有瑞威墊瑞國君主之位當爲君主查理之弟阿士嘉登受隨於同治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即君主位其禮已成已由臣等給與美國使臣照覆謹隨摺具陳

御批。知道了。

二月。癸丑。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奴才於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函。俄國博大臣到京。與我王大臣面議。與前在俄境所議之詞略同。欲交伊犂。要我給一照會。永保邊境無事。幾經辯論。擬仍照六月定議辦理。並俟公使有俄國另派大臣來議之說。令奴才仍查照前寄節略信函。斟酌情形。相機籌辦。並令奴才在塔聯絡民團。訓練索倫等兵。熟籌一切各等因。奴才當即行文阿爾瑪圖俄官。定期約地。再為面議。並詢以是否另派使臣。早為見覆。以便接收伊城。以敦素好等語。

行文去後。迄今尚無回音。適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接阿爾
瑪圖俄官者圖畢那圖爾來咨。內稱俄國現在伊犂住兵
所有人民。貴將軍暫勿庸管。所向各官攤派銀兩。係奉我
國旨意。並大臣等諭。纔行攤派。若你們大官不遵我們之
諭。日後必治重罪等情前來。並聞該夷有明年東進之說。
竊伏查自我
國初俄羅斯盟聘以和。至今二百餘年。中間雖小有參差。始
終未大決裂。今該夷乘隙挾我之伊犂以難我。若但有所
要求。
朝廷念邊計之重。在所不恤。疆臣思時際之艱。亦不敢僨事。

其如該夷始終情詞閃爍。總不露要求情形。或言我兵單不宜遠征。或欲交伊犂。先與立永保無事字據。種種刁難。迥非肯交伊犂之意。每與議事。屢以瑪納斯何時可復。不然伊即代復。北面烏科等處。南面哈密巴里坤。以及喀什噶爾。均與通商。包藏禍心。已屬顯然。前因英廉等駐隊庫爾喀喇烏蘇。有驅逐之詞。今因攤派銀兩。如官不遂。又有治罪之語。其勢岌岌。萌芽已露。若遽探其志。不止在要求重幣。亦不僅竊據伊犂。將盡新疆之地。皆為己有而後已。所以延宕不決者。恐絕好而我先有備。姑為含糊之詞。內而簡兵集餉。外而煽惑纏頭。並潛結回匪。使其歸己。以助

其勢。而我不乘此禍變未起。思患豫防。待其勢已成。長驅大進。則瑪納斯烏嚕木齊。均為掌中之物。其時巴哈一帶以及嘉峪關。並烏科等處。均恐震動。此變實非淺鮮。竊聞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防患於無形。今變機已動。不可不極為豫備。兵法云。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現在新疆之深患。不在回逆而在俄人。不在畏俄人之強。而在我兵餉兩絀。倉猝無以措手。每念及此。恒終夜不寐。五內如焚。一旦有事。捐軀絕徼。幸也。其如

國事何。展轉究圖。目今當務之急。莫先籌兵。調客兵不如練民團。民皆土著之人。衆賊情之虛實。地勢之險夷。均所素

留。伊等之父母妻子。被賊殘殺。田產廬舍。被賊焚燬。其切同仇。豈甘淪於異域。用以擊賊。必得死力。但僅用民團。若無大軍振懾。又恐尾大不掉。勢必於民團之外。仍調內地實在得力勁旅一二枝。先壯聲威。而作士氣。藉以强幹弱枝。控馭團勇。始不至別有事端。但遠道進兵。本非易事。若待甘肅一律肅清。亦屬緩不濟急。查內地軍務。業經告竣。精擇官兵練勇。正復不少。若寬備駝馬。厚其行糧。令各自行裹帶。設法前來三四千名。諒亦不甚棘手。第籌兵必先籌餉。茲前擬官兵錢糧。並擬雜款。每月需用銀一萬三十兩。請由神機營派員解送。來洛招練民勇。請由戶部撥有

著之款三十萬兩因各省協餉銀報解寥寥無可指名往
催請將直隸山西河南三省協餉劃為伊犂專餉均已奏
明在案現尚未奉
批迴查用兵之要莫要於餉餉不足而先集兵是階之為厲不裁
必將自散伊犂邊塞直至哈密游民甚多招而致之敢死
壯士不乏其人特皆患難之餘恆產蕩然若使枵腹荷戈
設有疏虞大局又將奈何作事謀始必得實有此餉始敢
實有此兵新疆昔本殷富無如重資久已歸賊既不能如
口內之可以就地籌款則餉之一事勢不能不仰賴內地
之各省而各省不知邊外緩急每於奉撥要餉恆以一紙

塞責。就令有著之款。亦不能逐續解來。派員請領。往返經年。文移咨催。置之罔應。遑計重大。若專恃協餉。終必至於貽誤。勢不揣冒昧。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部臣。速賜妥議。萬勿拘執常見。若俄人得勢。西北沿邊。所費更鉅。可否將山西。河南。直隸。三省所協每月三萬五千之餉。由戶部先撥現款。分批交神機營。與前請每月一萬三千兩之項。一併次第解來。源源接濟。以應急需。其各省應協之餉。令該督撫陸續解交戶部。以補其數。一時移撥部款。仍不致虧。而於邊疆大局。實有裨益。勢不致掣肘。簡拔精銳。即可建瓴直下。進攻瑪那斯。先滅回匪。以正叛

逆之罪。回匪滅則俄人氣沮。庶新疆全局可冀無虞。而伊犁之事。始能就範。總之中外大計。重在懷柔。不宜釁自我生。然必須重威以鎮之。使其奸謀詭計。有所憚而不敢縱。自古籌邊。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計不能不出此也。

榮全又奏。竊奴才自咸豐十一年蒞任邊疆。迄今已閱十二寒暑。因邊遠顛沛。並連年奔走外國。感受山嵐瘴氣風寒暑溼。得有腰腿疼痛兩臂抽掣之疾。時發時愈。上年九月帶兵西進。正值三九。雖腰疾偶發。尚堪努力支持。至本年四月在俄國色爾賀郢齊勒。與俄官議事未成。氣衝肝經。

兩脇悶痛。難以轉側。因事務維艱。不敢稍惜身命。勉強支撐。不意入冬以來。病益加劇。近復步履不便。兩脇抽痛。徹夜不眠。加以心神恍惚。遇事健忘。竟成怔忡之病。伏思現在時勢。伊犁大事。尚無頭緒。新疆各城。收復無期。正臣子枕戈待旦之時。況勞世受

國恩。極為深重。豈忘區區犬馬之忱。奈病體纏綿。日甚一日。前此腰脊疼痛。尚可日竭心思。茲則證成怔忡。遇事即形昏亂。欲言則嘿。欲謀則昏。地處極邊。若無醫藥。若非向內地就醫。病勢萬難輕減。設從此貽誤事機。所關匪細。懇急萬分。惟有據實陳明。籲懇

天恩俯准暫開缺。得以進京就醫。安心調養。仰託
聖恩稍能痊可。趕即泥首
宮門。求
賞差使。斷不敢稍耽安逸。自外
生成。如蒙
俞允。所有伊犁將軍印務。並烏里雅蘇台參贊。懇
恩迅簡派大員。以重職守。
榮全又奏。再因病懇
恩俯准開缺調理。自應恭候
批迴。乃正繕摺間。倍覺神昏氣促。幾不自持。僕為不獲已。擬將伊

幫將軍印務。酌派大員暫行代理。一面起程進京就醫。以

期身存再圖報效。豫計如斯。但一息尚存。仍當力疾趨公。

伏候

聖恩迅簡大員前來接辦。斷不敢冒昧啟行。合片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俄情叵測。餉絀兵單。豫籌辦法一摺。榮全

接到俄官來咨。不令管理伊犂人民。並攤派伊犂官員銀兩不

遵即治其罪。且傳聞有東進之說。窺視瑪納斯等處。包藏禍心。

大局何堪設想。榮全豫籌防範。以調兵必先集團。餉項支絀。各

省報解寥寥。自係實在情形。所請將山西等省月協餉銀三萬

五千兩。由戶部先撥現款。批交神機營。與前請每月一萬三千

兩之餉源源解濟再令各該省將應協之餉解運部庫等語著戶部妥議具奏俄情叵測該署將軍務當臨機應變妥籌撫回補救之方一面將調兵集團及進兵道路並運解軍火各事宜先行妥為布置以圖進取俟戶部議定後如何籌濟餉需即行諭知該署將軍遵照辦理另摺奏因病懇請開缺又片奏病如增劇擬先赴京就醫各等語榮全宣力邊疆懸有年所且數年來備嘗艱苦茲因積勞病發懇請開缺廑念殊深惟現在新疆各城未復伊犁之事辦理甚形棘手非熟悉該處情形者斷難勝任榮全當力疾從公以副委任未可遽萌退志著加恩賞假一箇月在營調理毋庸開缺刻下事關緊要接替乏人不得率

行起程回京。致誤事機。

庚申。山東巡撫丁寶楨奏。來省傳教之法國主教顧立爵

稟稱。據該國住京使臣函稱。以

大清國

大皇帝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

親臨國政等因。該主教竊思

大皇帝親政。在中國文武官員。自皆慶賀。該主教係遠方之臣。旣在

中華之地。亦宜禮冠慶賀。擬於正月二十六日。按照該國

禮儀。在該教堂衣冠敬謹行禮。默祝

大皇帝萬壽無疆。是否可行。卽請嚴示遵辦等情。臣查該主教顧

立爵歸化輸誠情詞懇切且其自稱在該教堂衣冠行禮

敬謹叩頌尤見恪遵體制向義可嘉並應俯如所請准其

自在該堂敬謹行禮以副

聖主德綏威服之至意

硃批該衙門知道

乙丑閩浙總督署福州將軍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總

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竊臣鶴年臣凱泰於同治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准戶部咨承部議覆陝甘總督左

宗棠奏閩省輪船經費不貲請於該省應解甘餉內酌撥

一擷閩省造船經費前據英桂等奏每月牽算不過四萬

兩留撥閩海關銀五萬兩已屬寬為籌備究竟大小船隻每隻需銀若干每月經費實需銀若干並成造後管駕員弁薪費若干請

飭下福州將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覈實估計奏報到日再由臣等酌覈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查左宗棠之議立船政也中國無一人曾身歷其事者不得不問諸洋將其約自鐵廠開工之日起立限五年成船一十六號估費三百萬兩雖中外員匠有生熟巧拙之殊鋼鐵木料有貴賤之異零星物件外國取諸市肆而皆此中國非一一本廠自造即購諸重洋照所估之數尚

不甚相遠。且以結款四十萬兩。為購器募匠買地建廠之需。則昔之所估。與今之所費。大相懸絶。姑就建廠而論。一樁木也。一民木廠。第購民田。釘木樁。培山土。地基甫圓。而所費已不貲矣。蓋洋將所見者外國已成之廠。而未見當日經營締造之艱難。所以臣孫植初次任事時。卽有應辦工程。應發款項。多從前未經議及之奏也。原議鑄鐵為一廠。打鐵為一廠。模子為一廠。水缸兼打銅為一廠。輪機兼合攏為一廠。合共五廠。後增拉鐵捲鐵鐘表帆纜大瓶舢板六廠。而打鐵輪機鐘表又各有分廠。計船臺三座。船亭五座。船槽一座。外凡為廠一十有四。原議學堂兩所。後添

繪事院駕駛學堂管輪學堂藝圃四所。臣裕祿察看。均係

不容已之勢。悚道哉

皇上勉為其難。毋得瞻前顧後之

奇。不追繩其原估之疏漏。而務責其全局之必成。所有添設緣由。

均經奏明在案。曾於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實則十

年秋間。廠工始畢。購器建廠。費百餘萬。此結款不敷。那用

月款之實在情形也。添廠則添機器。添匠則添工費。原

議監督暨洋員匠三十八員名。月薪費銀八千九百七十

八兩。嗣增拉鐵槌鐵洋匠銀四百兩。監造工程洋匠銀五

百兩。駕駛管輪教習銀七百五十兩。教造船上鐘表洋匠

銀四百四十兩。德克碑教練公費銀五十兩。各洋匠夜課藝徒讀書銀二百兩。洋匠禮拜。加工夜作。加工銀六七百兩不等。中國匠丁人數。亦逐廠隨之而增。原議兩學堂藝童六十人。今則藝童藝徒合三百餘人。始也月給膳銀四兩。學業日進。則膳銀日增。其自南洋來通外國言語文字略知機器之學者。膳銀月數十金。此月款始而充。繼而支絀之實在情形也。成船日多。釐稅日絀。十一年所入釐稅僅七萬兩。按月勻算。得五千餘兩。就分撥各省後。目下閩省舟船計之。揚武薪費月需銀三千二百五十兩。萬年清飛雲。月各二千一百二十六兩五錢。建威練船。月一千

四百八兩四錢。鎮海水師船。月六百四十八兩八錢。共番
銀九千五百六十兩二錢。折紋銀八千六百九十一兩九
分一釐。而煤炭之費。修理之費不與焉。且分撥各省輪船。
均須在閩教練數月。此數月之薪費。不得不出於閩。此養
船經費不敷。因而那用月款。致月款愈絀之實在情形也。
每船工料價銀若干。驟難一一整核。臣等謹就每月額定
經費計之。洋員匠薪費約一萬二千兩。監工員紳薪水。暨
書役工伙。約一千二百餘兩。各匠工食。約一萬五十餘兩。
使丁運夫挑工口糧。約四千三百九十餘兩。藝童贍卹約
八百八十餘兩。藝徒辛工。約八百一十兩零。通事辛工。約

九十兩。各船薪費。八千六百九十一兩零。共三萬九千餘兩。而歷年採辦大小料件。勻月牽算。數與相當。蓋每月實不敷銀二萬餘兩。合無仰懇

天恩。准自本年正月為始。每月添撥銀二萬兩。臣等再行極力撙節。以收垂成之功。俟限滿洋將撤回。此二萬之款。即行停撥。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合詞具陳。

硃批。該衙門議奏。

李鶴年等又奏。再准江西撫臣劉坤一咨開。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劉坤一奏。近年來各省興辦善後工程。及造船修隄等因。欽

此。臣等伏查船政需用各項料件。向係遴委委員親赴各

處採辦。兼給發免稅印照。逐一填明件數。以杜弊端。從無

敢不候指查。夾帶私貨者。欽奉前因。自應遵照辦理。惟現

在輪船經費支絀異常。若完一項稅釐。即多一項經費。合

無仰懇

皇上俯念船政。係欽奉

特旨興辦事件。與尋常善後工程不同。且船政所需。經由洋稅關

者多。遇內地釐卡者百不及一。通商條約。外國師船駛入

中國。修理船隻。不納各項稅餉。即洋商船用雜物。各口皆

准免稅僅外藩邀
寬大之典而
天朝軍國重事反不得與之一例辦理恐於政體有妨若新開
免稅而內地完釐則事涉兩歧所得不過錐刀之末恭繹
諭旨似為嚴杜夾帶私貨而言並非於工程中之物料計較釐稅
竊思印照即運一填明件數儻有夾帶一經查驗使水落
石出臣等當嚴飭採辦委員及跟丁船戶人等每過關卡
靜候查驗放行儻有夾帶營私各項情弊察出立予盡法
究辦其船政物料伏乞
天恩仍予免納稅釐以資撙節

硃批。着照所請。該部知道。

李鶴年等又奏。再閩省前因整頓水陸操防。局存洋槍洋礮。不敷撥用。經前督臣英桂奏准委令補用副將賴長籌仿照外洋式樣。設廠試造。嗣經前兼署督臣文煜奏明將槍礮暫行停造。專製自來火藥彈以資配用在案。上年六月間。准陝甘督臣左宗棠咨調該副將賴長。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帶同工匠機器。來坐官輪船。由漢口取道入甘。閩廠應即停工。所有廠屋機器等件。由局派員看管。其動用各款銀兩。彙入善後案內造銷。據閩省善後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附片

陳明。

硃批知道了。

沈葆楨又奏。閩廠七號八號九號輪船下水。並十號十一號輪船起工。業經督撫臣節次奏明在案。比據提調夏獻綸稟稱。第七號之揚武。第八號之飛雲。先後竣工。出洋試演。計順風順水。揚武一時約行百里。飛雲一時約行八十里。輪機靈捷。礮位精良。第九號之靖遠。工尚未畢。再需三四箇月。方可出洋。第十號之振威。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下水。第十一號之濟安。十二月初四日下水。船身既竣。水缸滊爐機器等事。飭令次第安排。第十二號於九月二十

二日安上龍骨。目下船背甫蘸。正在封釘舨板等語。臣視事後。察看飛雲工堅料實。與萬年清伏波安瀾相伯仲。而兵船之用。則以揚武為最。鑪座輪機。僅與水面相平。煙筩三節。可以隨意升降。利於避礮。本船配大礮十有三尊。利於攻戰。馬力加多。行駛尤速。然而造船之費。購礮之費。薪糧之費。煤炭軍火之費。則不啻倍於飛雲矣。揚武所用多英國之前膛礮。摧堅及遠。迴異尋常。而靈巧則不如飛雲所用之布國後膛礮。蓋前膛礮裝藥裝子洗礮。均須人出船外。身當礮口。既慮敵礮見傷。又防餘藥遺患。後膛礮則裝放之時。敵人無從望見。而內膛螺絲中有無渣滓粘滯。

從後寬之使一目了然惟打放數十次之後即須暫停否則恐其熱而炸裂蓋靈巧與堅實互有短長在熟知其性者舍所短而用所長庶幾收其利不受其害第十二號輪船擬名永保馬力百五十匹本與飛雲一律辦理而養船經費支絀異常臣擬令監督日意格仿照外洋商船規制將房間移建上層俾中艙底艙地位寬闊多裝貨物以備招商試行領運不苟繩以成法冀收效於將來如荷

恩俞請將第十三十四十五等號輪船一體改造廣閭閻之生計

節

國家之度支然此第屬一時權宜若經費漸裕仍當仰體我

皇上力圖自强之意。講求兵船新法。以固疆圉而壯聲威。謹會同

陝甘總督臣左宗棠。閩浙總督兼署福州將軍臣李鶴年

福建巡撫臣王凱泰。恭摺具陳。

硃批。該衙門議奏。

沈葆楨又奏。再臣於邸鈔中。伏讀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

二日

上諭。水師所用。本以施舵放礮為優劣。何得艢口演習弓箭。致開

陸路之漸等因。奉此。查輪船與長江水師事同一律。所有

船上之官弁兵勇。應懇

天恩。准其免習弓箭。俾專心訓練槍礮。精益求精。

硃批。著照所請。兵部知道。

乙巳。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欽奉正月十八日

諭旨。派辦日本換約事宜。原定條規二本。業經總理衙門發交祇

領。存俟照辦。該使臣去冬照會。本有來月下旬啟行之說。

前據上海委員探稱。該使知北河開冰較遲。擬於正月杪

由日本啟程。惟迄今未聞到滬確信。來津想需時日。現值

陵差伊邇。臣職司守土。義應前驅。未便羈候貽誤。查日本使臣副

島種臣聲明帶有隨員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等多人。將來

臣與議辦各事。亦須遴派司道大員襄助。以崇體制。茲查

有頭品頂帶前山東布政司潘鼎新。歷年統兵蘇滬。多與

洋人交涉。熟悉機宜。二品銜津海關道陳欽前來

旨幫辦日本議約。條理精當。該員等現駐津門。正可就近商辦一

切。若臣離津後。日本使臣早晚即到。應令潘鼎新陳欽妥

為接待。隨時體察情形。相機酌辦。仍俟臣差旋再遵

旨將上年會議條規互換。庶臻周妥。

硃批。知道了。

三月。丙申。署伊犂將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榮全奏。竊

查前派筆帖式瑞福。駐紮伊犂附近之博勒塔拉。探情形。

並照料察哈爾等蒙古各事。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等日。該筆帖式偕同土爾扈特貝勒察哈爾左右翼總管

西湖鄉約等並伊犁滿營協領台蒼署錫伯營領隊總管

喀爾莽阿差人齎稟。先後來塔。據稱伊犁俄人。現有一千

餘名。尚無動靜。日向索倫錫伯蒙漢人等勒索銀兩甚緊。

各營牲糧均已變價給交。刻下萬分窘苦。懇乞接濟。前因

兵民貧困。該俄曾散口糧。勸令歸順。兵民不從。亦不領糧。

惟盼大兵早到。共圖收復。應用駝馬。該土爾扈特等。情願

供備。纏頭被俄人蹂躪。亦均極思效順等情。稱述僉同。本

年正月初七日。伊犁纏頭色得克來塔。據稱俄人攤派銀

兩。索要婦女幼男。種種酷虐。四眾皆思

大皇帝之恩。立誓反正。遣人齎稟。被俄人知覺。於途次追回。將稟

斐鐵。伊特來泣訴等語。詢之喀總管差來之驍騎校烏勒登等。係屬貧憐。眾聞悉之下。益切焦灼。餉絀兵單。不能輕進。正躊躇間。適俄國阿爾瑪圖來文。內稱接貴將軍來咨。約會定議還復伊犁一事。我們並未接到本國公文。又咨稱貴將軍接濟錫伯銀兩。應先知會我們。若兩國照管。使人心分二。必致壞事。嗣後伊犁人衆。你們勿庸照管等情前來。查當卽咨覆錫伯係我們之人。現在窮苦。我們原該接濟。以免失所。我們接濟於他。焉能壞事。以後我們接濟我們之人。俄國勿庸管理。又據咨稱俄國商人。前往瑪納斯貿易。於十月初六日被徐學功刁搶殺傷俄人五十餘

名等誣嗲珠為詭異。當即咨覆。自回匪變亂以來。我們新疆數十城失守。官民被其殺傷無數。貴國亦所聞知。瑪納斯是其賊巢。屢勸你們毋往。原是好意。我們本國人尚不敢往。況你們遠來之人。遭此殘害。除已行文嚴查。是否我們之人。膽敢行兇。抑係被賊搶劫。定行嚴辦。現在我們景都統東路進兵。攻賊正緊。賊勢甚急。再不可令你們商人來往。致誤性命等語去後。一面趕緊行查。再為酌量辦理。據沙山子約總趙興體報稱。瑪納斯回逆。前被烏嚕木齊賊夷攻殺情急。向該國乞和求援。該國派勇目陳鳳鳴。由積樓前往答話。被回逆偽五元帥馬伏沅戕害。伊等聞信

忿恨。率眾戰於林木葦叢處。殺其植樑人眾。追至瑪納斯
偪城接仗。回眾知由馬伏沅起釁。當將該逆全家抄沒。等
獲同惡丁萬伏馬勝䇿鄉獻乞降。惟馬伏沅帶傷走脫。投
誠真偽。仍無把握等情具報前來。竊查俄人來文。定議還
復伊犁。推稱並未奉到公文。仍是延宕故智。日復一日。彼
兵力足而後思逞。且有該國運送槍礮赴喀什噶爾打仗
之説。酷斂伊犁人眾銀兩。又阻我不令接濟。無非日偪兵
民憔悴。伊復施惠。以收人心。其術險惡已露。徐學功殺傷
俄人一層。是否回匪冒名搶劫。抑係百姓恨其濟賊。殺以
洩忿。均未可知。至趙興體與瑪納斯回逆互殺。雖屬私憤。

而賊勢已見稍蹙。但僅那數人乞降，真偽誠不可信。況首逆稱已脫網，該逆詭譎，等素所深悉。兵家不求倖進，今我官兵僅有數百，餉項支絀，懸釜待炊，索倫人等軍械不全，雖有可進之機，奈無可進之力。若行險徼幸，就令伊犂可入，回逆可除，而我兵力不能兼顧，難保俄夷不有詭謀。回逆素非善類，未受懲創，降而復叛，是其長技。加以纏夷尚踞烏嚕木齊，附撫仍無端倪，後路空虛，難籌當訥。惟盼餉項早到，召練土兵，仍須內地實在久經戰陣勁旅三四千名，迅速前來，始望一鼓而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等不勝焦灼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伊犁兵民盼救并陳伊犁等處情形一摺。俄人之在伊犁者。現有一千餘眾。日向索倫錫伯蒙漢人等勒索銀糧。蒙漢人等窘急盼救甚殷。纏頭色伊克等亦受俄人酷虐。情願反正歸誠。機有可乘。榮全當隨時設法妥為撫循。以便相機進取。至榮全接濟錫伯銀兩。俄官來咨不令管理。殊屬狡橫。榮全咨覆謂錫伯係中國管轄之人。應由中國接濟。俄國勿庸管理。義正詞嚴。所辦甚是。惟俄情叵測。恐不可以理諭。且又有運送鎗礮赴喀什噶爾之說。榮全務當臨機應變。力籌挽回補救之方。一面將調兵集團及疏通道路運解軍火各事宜。妥為布置。用赴事機。俄商前往瑪納斯貿易。中途殺傷五十餘人。

是否回匪冒名搶劫抑係百姓恨其濟賊殺以洩忿著榮全確
切查明據實具奏趙興體與瑪納斯回匪互殺賊勢似可稍衰
第首逆馬伏沅漏網而殺誠之說又未可深信榮全仍當妥慎
籌辦隨時咨商景廉激勵士卒設法進兵速將烏嚕木齊及瑪
納斯等處戡定庶可併力西進較之徵調內地兵勇難易遲速
判若天淵該將軍想能體會此意也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七
日據俄德美英法國各使臣聯銜照會內稱恭逢
大皇帝親裁大政若不請
准立將各國慶忱面達

聖聽則膺使任者難免失職之愆合行奏請

聖裁降旨召見以申達悃等情正籌議間又於二月初七日仍前

達衙照會請定何日何處晤議伏查各使臣等慶賀情殷

固由於就日瞻雲之切而中外地隔良不免禮儀習俗之

殊是以十數年籌議及此每以禮節不同彼此議論未合

此次各使臣之論議屢積念已知執詞甚堅經臣等辯給

照覆並訂期屢次晤論總以禮節應先議定則入告始有

可憑再三執辯各使臣等雖極悃籲

覲之誠而於中國跪拜禮節未肯照行事關中外大局應否

飭下廷臣會議恭候

訓示遵行。謹繕摺具情上陳，並鈔錄來往照會三件，恭呈

御覽。

硃批：覲應議事宜，著該衙門妥議具奏。

英法俄美德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等昨准貴親王通行照會內，以現

今恭遇

大清國

大皇帝亮年鼎盛，已於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親裁大政等因，准到本大臣等竊思章茲

盛典，實關中華

納福之源。仰懇斯舉。如蒙請

准立將各國慶忱面奏。則膺使任者。何免失職之愆。合希貴親王

卿將各大臣等所有面慶之公意。奏請

大皇帝聖裁。

欽定降旨召見。以申遠懷可也。為此照覆。

英法俄美德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本大臣等請貴親王卿將面慶之公意。奏

請

大皇帝降旨召見。以申遠懷等情。會同照覆去後。嗣接貴署列位

大臣函述。正擬同赴各館面談一切。適文中堂身體違和。

是以暫遲數日等情准此。因念文中堂此疾纏綿。本大臣等深覺弗安。惟因情事切要。是以特用聯銜指爲緊急之件。請貴親王定期集臨。係在何日何處示復。以便本大臣等共聚遵行可也。爲此再行照復。

給英法俄美德國照會

爲照覆事。准諸位貴大臣聯銜照會內開。現今恭遇

大清國

大皇帝親裁大政。希將面慶公意。奏請

大皇帝聖裁。

欽定降旨召見。以申遠懷等因。又於本月初七日。復准照會。請定

何日何處晤議。本爵查係關繫緊要之件。現定於本月十三日一點鐘。先由本衙門大臣文中堂暨各大臣赴倭大臣處。與諸位貴大臣晤談一切。即希諸位貴大臣屆期於倭大臣處齊集。是盼。除由本衙門各大臣先行函致外。相應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覲見之事。載在咸豐八年所定條約。即覲見二字而論。自係尊崇中國之意。從前各國使臣時嘗論及。臣等因中外禮節不同。難於定議。各國使臣每謂該國向無拜跪。考之各家記載。亦謂其國不習此儀。凡臣下見君。以免冠俯首立地而叩為敬。即臣衙門奏派志剛

孫家穀。出使各國。暨臣崇厚出使法國。亦均立而見之。同治六年豫籌修約。臣等將此事函商各督撫將軍大臣。擬令駐中定禮。嗣據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條覆。以敵國使臣。不必强以所難。英約中載明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其不肯拜跪。已有成議。並謂駐中定制。於義無取等語。此時各疆吏有謂

皇上尚未親政。可以正言阻拒者。臣等因此論仍係不許之據。從未據以駮辯。惟以應候

聖裁。應先議禮爲說。此次聯銜照會。詞意俱屬恭順。雖未便遽加拒絕。阻其恭敬之忱。亦不得不迎機以導。仍就禮節與之

熱商力爭。彼謂條約中有礙於國體之禮。為不可行。則告以礙於中國

國體。亦不可行。彼謂條約允以優待。則告以中國相待能優於禮之中。不能優於禮之外。彼謂惟拜跪之禮有礙國體者不能行。此外均可商酌。則告以惟拜跪之禮最關中國

國體。首先議定。此外始可從容擬議。加以譬曉百端。反復辯論。幾於舌敝脣焦。辯論既久。各使臣謂我等五人。非敢固執。惟本國向無此禮。如一經拜跪。即不得為本國之人。其詞頗為迫切。臣等原知彼國從未嫻習之禮。未易強以必行。而藉筆舌之加。如能就我範圍。固於體制較為完善。亦

藉以折其虛憍桀驁之氣。且使彼之所謂外國君臣

並立相見。及各國使臣代其國主行事。如其國主親來。各

等非理之説。無可乘間置喙。今歷次辯詰後。彼等於前項

非禮之議。不復引援。復於彼國覲見常禮。免冠三鞠躬者。

願為免冠五鞠躬。所謂鞠躬。即彼國俯首立地而叩之禮。

茲擬倍加恭敬以將其誠。並聲明於

覲見時。由在前一員奏詞稱頌。復將所奏之詞先期知照臣衙門。

以見並無妄瀆其意。若以該使臣等如此盡禮。儻再不准

殊術。是中國不能以禮待人。勢將執為口實。臣等竊思咸

豐八年所定條約。業經本

旨允准約內覲見一節。庚申之事。各國皆以之藉口。今各使臣復

竭誠籲請。臣等仍不能不與往返辯論。謹鈔錄來往節略

共四件。併附片密陳。

硃批知道了。

各國節略

外國使臣

覲見一節。其理較條約增隆。蓋品級崇重使臣賫有國書。進入他

國。係兩邦和睦之證。他國不見。係和睦不極之據。咸豐八

年所定條約第四款。內載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向爲合

宜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等國。茲在泰西各國。

向為例准應有優待之處○

覲見之禮○最為崇巨○准否施行○有譯漢之萬國公法一書可稽○中

國各大臣向已披閱○各國使臣進京常住○雖歷次面論○固

大皇帝尚未親政○未欲切論○至

親政之日○不能不請衆辦○十數年來○各國大臣向總理衙門言及○

匪止一次○

大清

欽差大臣蒲前往各國○英法兩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前後兩

次○均言

撤簾後不能不切請

覲見在案。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總理衙門函致德國大臣李本
旨備文。為李大臣未進呈書緣由回文。當經李大臣告以
覲見事宜。數日外自不能不特提及。竊念總理衙門既係奉
旨備文。尚未交德國李大臣收閱。自必俟
命。總署可否轉示
諭旨如何下達。以便敬悉。若
覲見之禮。中國以為難者在於節文。而外國見他國君上之禮。中
國未晰。中國以為外國使臣。既本有代本國之權。前往某
國。料想應與某國之君平行。焉有斯理接見之禮。某國君
上。坐立自便。適有優顧賜坐。或賜茶酒。抑或別用榮異。均

君臣。非應討論。若謂奏對。各國使臣入朝見上之際。每有
請安奏賀數款。自亦不敢首先論及事務。蓋凡公務。國主
若肯首先問及。應聽主儀。奏對之後。使臣如欲續奏。抑或
於國主未問之先。遽然奏陳。國主亦可以禮卻謝。斯乃自
然之理。此次
大清
大皇帝召見使臣。大約以入華資深之員領班。代各同僚奏對儀
玉音另詢他臣。恭候
清所。部意必係如此辦理。現在各國因條約中尚有未盡守之處。
中國形似格拒遠人。為此疑慮。各國使臣一本

召見可知中國於西國與外來友邦與屬國實為分晰各國聞悉

疑必解釋斯疑一解友誼增親於中國豈無宜益蓋中國

之難雖但在外內地雖已漸和尚有難辦之處若失好外

國則內地之難當必加倍總之見使之舉中國願行要在

迅速中國自古以來恆有成見外國使臣均已悉知此次

覲見自不能無改行之議各國使臣一視中國並無必討有礙外

國體制之心則必有設法通融相讓分際圖免拂性之傷

覆各國節略

本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七日疊接各大臣公照俞稱

我

大皇帝親政。請
召見各國大臣並示期集議等情當於本月十三十六兩次晤談。
十三日威大臣。暨各大臣又面交節略一件。本王大臣均
經閱悉。內稱咸豐八年。所定條約第四款。載泰西各國。於
此等大典。例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等因。是
覲見即中國優待各國使臣之禮。自當設法舉行。並應由中國自
行舉辦。庶彼此均為得體。各大臣亦明此意。從前並有向
本大臣等談及者。乃正月二十六日。我

大皇帝甫行親政大典。二十七日已接各大臣請
覲照會。與從前自行舉辦之說不符。各大臣試為中國計之。將何

以處此。又稱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本署函致李大臣等。此事本王大臣因去冬李大臣録送國書。查從前德國知照更明國號成案。奏明辦理。事在正月二十六日以前。與現議事宜不同。又稱中國以為外國使臣既奉有代本國之權。前往某國。應與某國之君平行。爲有斯理等國。平行之説。各大臣有言之者。知安得不令人生疑。現節略內既云爲有斯理。剖辨可爲明晰。又前日各大臣談及條約內與國二字。中國終未明白等國。其實中國從前非無與國也。即如俄國與中國久爲友邦。當時

覲見載在典册。人人知之。儻如各大臣今日所云。將謂當日中國

之待俄國。非與國耶。否則今日泰西各國。又視中國為非與國耶。又稱必如此辦理。各國之疑解。邦交誼增敦等因。本王大臣固所深知。並嘗與各大臣言及中外之交。日深一日。即未能統辦。亦不必疑為格拒。緣自和好以來。彼此遵約而行。如中國康熙年間。使臣至俄。俄國亦未嘗忽違今二百年和好如初。中國從不疑其相拒。可為明證。蓋兩不相猜。自一無所難。其疑不待今日而始解。其好亦不因此事而失也。總之此事中國非不願行。所以要彼此熟商都亦深望其有成。如第以速行奏請為盡心。本王大臣無難照辦。所恐據情上達之後。能行固好。不能即無可轉圜。

本王大臣之責雖易塞本王大臣之心不肯以是為還所
擬禮節正是酌乎其中中與外均無妨礙並非專為中國
一邊設想中國一俟各大臣並無必斟有礙中國體制之
心即可從容易辦各大臣見事極明又皆熟悉中國情形
都盡詳察焉

各國節略

覲見一節原係和睦之舉天下友邦無論有無條約恆皆相待英
國條約第四款内載泰西各國於此等大臣向為合宜例
准應有優待之處皆一律行辦云云屢次承教以各國使
臣會銜行文恭請

召恩似乎意外之事。諸節均未豫定。溯查咸豐十年。英法兩國換

約以和。恒及斯事。既但泰西各國來使在總署屢次論及

而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所奏

上諭。亦曾妥籌萬全。欽遵在案。又於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美

國大臣蒲奏

命前往有約各國。一時同

派三人。恭親王通行各國大臣照會。內載查兩國和好。泰西各國

本有互派使臣之事。茲中國與貴國和好有年。早應

特派大臣前往辦理交涉事件。惟因各國言語風俗。尚未諳習。是

以遲遲。今因蒲大臣公正和平。熟悉中外情形。頗代中國

辦事。且為中國所素信。是以奏請
派為前往有約各國之
欽差大臣。以柏德為左右協理。襄辦其事。以專責成。惟中國若無
大員前往。則將來仍不能諳習本
使之事。是以復請
欽派志大臣。孫大臣。為
欽差一同前往等情。內中所指中國有欲諳習本
使事宜之意。此句最為緊要。嗣經
欽差蒲大臣等。所至各國。皆以敵體相見。彼時所有各國召見禮
節。該志孫二大臣。必行遵為度矣。尤可據者。中國使臣抵

美國稱有總理各國事務丞相秀啓從。內以住華使臣
覲見之處。暫於
垂簾未撤之間。從度弗論。迄至
大皇帝親政之日。再為舉行。說於抵法國稱。亦有總理各國事務
承用拉洛文。內以中國雖未舉行斯禮。委因
大清
大皇帝歲在沖齡。尚未親政。斯語豫言。庶免後論。即希特為申明
入奏各等因。茲
垂簾一撤。
覲見之禮。自不能不請舉行。六年以來。各國大臣進京。曾屢向總

理衙門論及。卒至本年正月二十日。董崇夏大臣來
諭恭備
國書親送德國李大臣處。李大臣因本國國書尚未進
呈。無從收受。來使云。現距
親政不過五六日。彼時
覲見之禮。不能不為提及。以上均係先期論述之語。迨至正月二
十六日。恭進
大皇帝親裁大政。同日恭親王知照各國大臣知悉。即於次日照
復。希將面慶公意奏請
召見。用伸進忱。詎總署竟以事出創聞。諸節均未豫備。嗣經屢次

面陳。終以
覲見非願下跪。難以舉行為詞答復。外國使臣下跪。未免礙於本
國體制。總署久已洞悉。總署以使臣不跪。礙於中國
體制。使臣以凡自主之國。派使進華。其
覲見之禮。總須示敬。俾曉來使之本國。係與中國平行。非其下屬。
總署更以中國若依外國將
見上禮節更易。則中華
國體必為百姓輕視。而本署亦必被人譏執。據此中華
君上百姓。於凡天下諸國平行相待之處。未明各國素以
覲見為緊要。今更視為緊要矣。蓋兩國原以友誼為訂。若接見之

禮。各國素厥體制。仍欲必行。否則不准接見。則友誼豈非

虛誣。總之彼此兩國互派使臣。本為敦友之據。彼國使臣

到此國。以進見體制相礙。即不容見。與弗願接見何異。至

下跪一節。中華不能通融改易。則外國於本國之禮。亦可

酌議變更。中華若仍以使臣必須下跪。則再為語說。似未

免徒費日時矣。

覆各國節略

二月二十三日。准貴大臣節略內開各情。仍述英約四款

優待之處云云。中國欲優待各國大臣。祇能將中國素有

之禮相待。不能以中國未有之禮相待。本爵已與諸位大

臣面述其詞。從前各國大臣於此事屢經論及。本衙門各大臣亦將中外禮節不同。須斟酌妥善之處。屢經論及。自諸位大臣照會到後。凡所面議。並未謂此事之出於意外。驚為創聞。而諸節不能不議之由。亦歷歷言之。所議禮節。正係與國往來之禮。並非以屬國相視。前次所覆諸位大臣節略。極為明晰。無庸複述。溯蒲大臣及志孫大臣出使之時。本衙門節錄給蒲大臣咨會。以中外禮節不同。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能改。如泰西各國。有優待之處。中國不能援照辦理等語相告。及至各國時相待情形。係出自各國之意。有謂中國雖未曾舉行。而本國自願辦理者。並

非謂中國之相強。今諸位大臣以中國曾經出使泰西各
國。應明泰西與國往來之禮。諸位大臣在中國多年。當更
深明中國向有之禮。及向共與國往來之禮。若謂蒲志孫
大臣在各國時。曾照各國之禮。則各國大臣在中國。亦照
中國之禮。方為從宜從俗。蓋以
覲見一節。誠如貴大臣節略所云。係和睦之舉。乃於和好中更進
一層。愈求和好之意。如以跪拜禮節。有礙貴國體制。難以
照行。所言固為有理。應即思
覲而不跪。有礙中國體制。中國亦未能照行。其論方為公允。今貴
大臣於有礙貴國體制之處。則請友誼。豈非虛論。於有礙

中國體制之處明知中國人人以為難行而謂係總署不公允總之

國體攸關之處兩邊均應兼顧祇求彼此無所妨礙始可期於有成正因事之極為緊要非欲事之歸於不辦也諸位

大臣皆深知中國情形如果兩面俱顧並設身處地為中

國一想為本王大臣一想便可識本王大臣之苦心而有道焉以處此矣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衙門於三月初九日接據德國使臣李福斯照會稱現擬由京起程回國只因身體屢病總未

大愈於

覲典一事無關等因前來。業經由臣等照案給與照覆。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船政大臣沈葆楨奏局改船式一摺。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奉

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閩省設局造船，創議於督臣左宗棠。該督於同治五年六月間奏辦之始，其摺內曾聲明有事之時，以之籌調撥，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並云成一船即練一船之兵，可以布置沿海各口，遙衛津沽等因。復有函致臣等，謂輪船有明輪暗輪、鐵底木底之分。外洋兵船多用暗輪木底，取其穩固，而便於修補。此次閩局試造，取

暗輪不取明輪。取木底不取鐵底。蓋欲仿其國自用之兵船等語。是該督所注意者。原重在兵船一層。同治十年四月。福州將軍文煜等奏第六號輪船擬名鎮海。第七號改造兵船情形。欽奉

上諭。閩省第六號輪船。現已購齊木料。擇日開工。即著照文煜等所擬命名鎮海。至輪船之設。須礮位多而馬力大。方能利涉波濤。制勝較有把握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重海防至意。茲據沈葆楨奏稱。第七號之揚武。第八號之飛雲。先後竣工。第九號之靖遠。需三四箇月出洋。第十號之振威。第十一號之濟安。亦俱先後下水。其第十二號輪

船擬名永保。本與飛雲一律辦理。因經費支絀。擬仿照外
洋商船規制。並請將第十三十四十五等號輪船一體改
造等語。自係一時權宜之計。查本年二月閩浙督臣李
鶴年等奏閩省輪船經費不敷。請按月添撥等因。業經臣
衙門會同戶部奏准。除原有經費外。自同治十二年正月
起由閩省茶稅項下按月提撥銀二萬兩在案。此後經費
當可無虞支絀。臣等公同商酌。此次既據該大臣請將第
十二號至十五號輪船改造商船。係為撙節度支起見。應
如所請辦理。惟從第十六號起。應仍一律改造兵船。以無
失設廠造船。力圖自強本意。至現在所造十二號輪船擬

卽照該大臣所議。命名永保。

硃批依議。

烏嚕木齊都統景廉奏。前將俄商赴口貿易。劄飭前敵

統領。並派員會同前往開導。諭令折回等因。奏

聞在案。玆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據統領孔才、金永清等稟稱。前奉

劄令將俄國貿易商民。妥為開導。令其旋回。並飭護送出

境。如有兵勇買過貨物。剋將價值清還。不准藉端刁難。少

有拖欠。致貽笑外國等諭。奉此。遵查俄商哈利等。一行十

七名。來古貿易。自入境後。統領等卽派弁勇輪流稽查。照

應。居住六十餘日。並無爭鬬口角之事。本營兵勇。亦無拖

欠貨銀情弊。統領等來劉俊。即會同委員凌祥面為提訊。以理開導。令其折回。該俄商等無不悅從。已於去歲十一月二十八日。攜帶貨物駝馬行李。自古起程。由北套榆蒙古地方折回。統領等復發給路票。派弁護送至漢三臺去訖等因。稟報前來。旋據委員凌祥田增稟同前情。勞覆查無異。理合附片奏

聞。

硃批知道了。

丁酉。翰林院代遞編修吳大澂奏。自英法各國通商以來。立有條約。凡中外交涉事宜。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各

口通商大臣。來公辦理。不亢不卑。泰西諸國。僅以相安。其
中苦心孤詣。委曲周旋。外廷臣工。未能盡悉。近聞道路傳
言。英國全權大臣。力請入覲。
天顏。情詞懇切。此洋人瞻就之誠。恐難堅拒。惟外國向無跪拜之
禮。而我
國定制。從無不跪之臣。若謂賓禮。與外藩不同。必欲執泰西
禮節。行之於中國。其勢萬不能行。人
朝廷之禮。通
列祖
列宗所遺之制。非

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

殿陛之下。儼然有不跪之臣。不獨

國家無此政體。即在廷議禮諸臣。問心何以自安。不獨廷臣

以為駭異。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憤懣而不平。即

皇上招攜懷遠。示以大度。不難從一時之權而

列祖

列宗二百餘年之舊制。又安可輕易乎。自古言禮。必曰從宜從俗。

中國出使之臣。在外國則行外國之禮。英法住京大臣。在

中國則行中國之禮。以此相責。兩言而決。洋人亦無辭可

辯。同治九年。崇厚奉

命出使法國。俄國如何優待之處。臣所不知。然必以彼國之待崇厚者待其使臣。是欲

皇上易

列祖

列宗之舊制。而為崇厚圖報施之禮。有是理哉。臣恐此端一開。將來中外交涉事宜。稍有齟齬。洋人必復請

召見出入

宮門。習以為常。而貿廷範。毫無顧忌。屆時拒之不可。禁之不能。則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種種為難之處。必有十倍於今日者。與其貽悔於事後。不如防微於目前。至洋人狡

獪之情。虛詞恫喝。誑所不免。不過藉此以爲挾制之計。斷不肯以小節而開大釁。此尤無足深慮者。臣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公忠體

國。夙夜籌思。必不遽遂其請。萬一挽回無術。不得已而請

旨遵行。伏願

皇上獨奮乾斷。堅持不允。以絕洋人覬覦之萌。以慰薄海臣民之

望。

甲戌。廣西巡撫劉長佑奏。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一日。臣接准越南國王咨呈。同治十一年十月。有法國領事官涂普義火船四艘。駛至該國廣安海口。稱奉雲南提臣馬如龍

委赴外洋採辦軍裝火器。取道該國赴滇。並有李玉墀鈔呈該提督十年七月劄文二件。字多訛謬。所述來歷。疑端不一。經該國長官將船阻截。咨臣暨大學士兩廣督臣瑞麟。特咨雲貴督臣查明咨覆核辦。並經南官院咸具稟提臣馮子材就近審辦。因滇省尚未咨覆。該領事涂普義等徑向駐太梧之記名總兵陳得貴致函。該總兵抵據所持劄文。令將火船駛向河內。並劄該國省臣裴式堅知照等情。臣接閱來咨。不勝駭異。查上年十一月准該國王前咨。臣以該船所載軍火等物。雖係雲南提臣委辦。假道交趾。應有滇省照會之文。且所持劄文。係同治十年七月之件。

不應遲至年餘之久。始至該國廣安海口。情詞多涉疑竇。當經飛咨督臣提臣一體查辦。並即飛咨雲貴督臣劉嶽昭。查明前項火船軍器。是否提臣馬如龍委辦。其涂普義及李玉墀有無別項情弊。迅速確查咨覆。旋經督臣亦以事屬可疑。咨滇確查在案。茲該國王來咨。謂總兵陳得貴有擅劄南官。飭火船溯流上駛之事。惟未准提臣咨會。越南與法國近事。道路傳聞異辭。臣已另搭密探。未敢據此遽信為實。第陳得貴統領各營。駐紮太原。於中外交涉事件自應就近具稟提臣。審慎妥辦。如果擅劄南官。殊屬謬妄。臣已咨移提臣嚴督確查。另行據實懲辦。一面照覆該

國王並咨雲南督撫迅速查覆外所有准咨查辦緣由謹

附片陳奏

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接准越南咨呈上年十月間有法國領事官涂普義等火船四隻駛至該國廣安海口稱奉雲南提督馬如龍委赴外洋採辦軍裝火器取道該國赴滇並有李玉墀鈔呈該提督劄文二件字多訛謬所述來歷疑端不一經該國將船扣截劉長佑現已飛咨雲貴總督查明覈辦等語該船所載軍火等物既稱係雲南提督委辦之件何以並無滇省照會所持劄文又係同治十年七月所給迨至年餘始至該國情節支離亟應確查究辦著劉嶽昭岑毓英迅即查明此項火船軍

囂。是否採聽馬如龍委辦。其涂善義。及李玉墀等。有無別項情

弊。速行根究明確。據實參開。即一面咨明劉長佑嚴行懲辦。

劉長佑又奏。越南連年用兵。國益貧弱。吏官束手無策。非

出資議撫。即入關乞師。以是威柄寖微。版章日蹙。法國蠶

食於瀕海。黎裔虎視於橫山。桶岡則白苗跳梁。尚奔則黃

英雄踞。我兵英諒。變亂繁興。積為苟安。其勢幾難復振。臣

自入粵省。確訪情形。與提臣馮子材熟商進止。擬俟海太

事竣。即調兵勇入關。就地設防。相機援剿。均經奏奉

諭旨。飭遵在案。嗣海太轄境。悉予拓清。而兵勇在防。驟難凱撤。復

經奏請酌留十營。疊次照催派兵接戍。迄今又數月。知不

但無兵接戍。猶須慮眾分援。臣每閱咨呈。情殊可憫。伏查越南之患。法國為禍。黎裔次之。白苗與黃英等。似尚無足深慮。近聞越南君臣。輸款法國。又云黃英各逆。受職黎裔。雖係道聽之言。亦皆意中之事。臣竊謂黎裔為患。越國受之。法國為患。不僅越南受之。今議以防為剿。無非為越南謀。而不欲以剿為防。實非僅為越南謀也。從臣馮子材果於任事。暗於察言。明知進剿之難。而嫌於無勇。明知設防之便。而又慮其罔功。皆左右有亂聽聞。致詢謀亂煩函牘。現在事局甫定。調度方殷。適准來咨。遽思引疾。臣鑒於前事。商之同官。勸其留營。暫為調養。仍約以旋省面為計商。

如其決計言歸。再當遴員接辦。惟中外兼顧。必文武兼資。勝任之員。實難其選。查候補道覃遠琎鎮安府趙沃梧州府徐延旭皆夙悉邊情。頗諳軍務。督勦或不足。辦防則有餘也。至越南素為恭順。粵西貿與比鄰。苟可手援。斷難膜視。無如勤師至再。莫竟全功。即欲畢力以圖。能無內顧。臣愚昧之見。以為拯敝扶衰。必須大舉深入。若合兩粵之力。寬以數年之期。步步設防。節節進勦。庶交夷可期復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則惟有慎固邊防。嚴杜句結。如鎮安各隘。疊獲入關招黨之匪。其明驗也。整飭軍旅。相機應援。如提臣此次分撥出關截賊之師。其明驗也。臣不敢偏執己

思。有隘

皇仁。第身任邊疆。當力維全局。謹附驛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越南國勢不能自强。援軍難以兼顧一摺。越南近日情形。益加貧弱。黎裔等患。近在國中。濱海地方。又為法國蠶食。其勢岌岌。幾難自存。該國不能自强。動招外侮。在中國撫綏藩服。自難恝然。第越境用兵。可暫而不可久。越南前次變亂。業經調兵深入援應。以示懷柔。若長恃中國兵力。其勢斷難兼顧。兵法以逸待勞。自應先防後戰。不宜舍己從人。劉長佑閱歷較深。於此中機宜。必能洞悉。著隨時會商瑞麟。統籌全局。慎重邊防。

丙午。山東道監察御史吳鴻恩奏。

皇上親政以後。次第舉行典禮。

召見臣工。事事均復舊制。近聞英國全權大臣。有力請入覲

天顏之事。並欲執外國禮。不拜不跪。議者紛紛。以為洋人果有瞻

覲之誠。當循拜跪之節。臣竊謂洋人既非嚮化之國。豈有

瞻覲之誠。不過欲親近國君。以要求我

皇上真心和好之據。則今日所爭者不在拜跪。而在乎可見與不

可見。夫尊君親上者。臣下之至情。杜漸防微者。朝廷之至

計。咸豐庚申八月。變出非常。

文宗顯皇帝。巡幸木蘭。迴鑾不得已之舉。旋以和約定後。尚有親

遞國書一節。未與洋人言明。暫緩

回鑾。俟見

先皇帝籌及萬全。謀深慮遠。

皇上纘承大統。凡中外交涉事件。皆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

臣。及各口通商大臣等妥籌具奏。恭候

聖裁。自英法各國通商以來。歷十餘年。幸得相安無事。在外國永

敦和好。固不必爭此儀節。致啟中國臣民之疑。在中國懷

柔遠人。委曲求全。亦當稍存體制。且恐此端一開。得步進

步。將來窒礙難行之處。輒以面奏為詞。屆時急不允從。必

至決裂。慎終於始。洵不可不兼權而熟計之。再溯查嘉慶

年間洋人入貢。因使臣不肯如禮朝覲。
仁宗睿皇帝特降敕諭。絕其朝貢。當時兵釁未開。已有不能聽命
都。況今僭爲敵體之國。無論令其拜跪。未必肯從。即使先
事勉強遷依。亦難保不臨時違抗也。伏望
密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悉力堅拒。並請寄
諭直隸督臣李鴻章反復開導。以遏禍萌。庶足慰
先皇帝在天之靈。天下幸甚。
吳鴻恩又奏。再臣前摺已經繕就。再四思維。如洋人能聽
受王大臣等善言。自以不見爲要義。萬一堅執親遞國書
一節。必欲鄭重其事以爲榮。可否仿照

賜宴外藩之例。
皇上御太和殿。
特派親王大學士帶領該國使臣入
殿中行拜跪禮。
皇上將國書授親王大學士。親王大學士轉遞該國使臣。隨即退
出。祇此一
見之後。將來交涉事件。悉由總理衙門辦理。永不得以請見為辭。
似於招攜懷遠之中。仍寓守經行權之道。
國體尊而人心順。此亦兩全之策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翰林院編修吳大澂奏洋人懇請召見。未可

允准。本日復據御史吳鴻恩奏洋人請覲。請飭閣臣。並酌定禮節各摺片西洋各國使臣。願懇朝覲。蓄志已久。此次復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屢次懇請。經王大臣力為辯論。僅該使堅執前說。應如何豫籌辦理。期於朝廷體制。及中外大局。兩無窒礙之處。著李鴻章妥議具奏。

署兩江總督張樹聲奏。青浦鳳凰山教練勇丁。藉端滋事。該營保護華洋。羈糜控馭。與他處留防兵勇有別。徑行裁撤。洋人必援案而爭。且勇丁留戍日久。安土重遷。尤未便操之過蹙。即經飭委候補道趙宗道。先往鳳凰山統領撫定軍心。一面密飭蘇松太道沈秉成。告英領事官呵嗟

嘩。以該營屢次生事。留之恐有後患。不若酌量調隔。嚴行整頓。庶免驚擾地方。與之反復開導。彼族尚無異詞。當飭趙宗道。統領督標正護兩營。共一千人。由吳淞出江分紮金陵揚州二處。會同原防各軍堵緝梟私。查緝游匪。業據趙宗道稟報於二月十六十九等日。先後到防。現在上海教練。尚留撫標兩營。分紮爲[illegible]岑高昌廟二處。所有英法兩國教練西人。應否酌量資遣。已飭沈秉成察看情形。襄議去留。至調防二營。應如何挑選歸併。以資得力之處。容臣與新任督臣李宗羲會商妥辦。

硃批。知道了。

丁和黑龍江將軍德英奏。奴才德英巡閱至黑龍江城。親赴
黑河屯。適有海蘭泡俄酋枇提生科聞信遣員先至江右
迎接。奴才當即款待去後。繼則枇提生科親率通事俄官等
過江來寓。與奴才會晤。摘帽施禮。奴才當以賓禮接見。茶酒款
待。復據通事傳說。送給奴才洋錫茶壺酒盃等物。以為贄敬
之禮。奴才查看所饋。並無貴重之物。時當遵約議和之際。未
便卻之。致彼生疑。轉失敦睦之道。酌留以撫其意。次日奴才
亦親率官兵數員名。過江巡查旗屯。便會俄酋。奴才亦以大
方。回贈俄酋暨俄夷眾官等紬緞布疋米麵果品等物。用
昭厚往薄來。該夷俱各歡顏拜領。奴才當即巡視沿江一帶。

本屬旗屯商民等均各照舊安居。並諭商民公平交易。隨
飭卡官小心彈壓。事畢旋回黑龍江城。適該俄酋批提生
特。復帶俄官通事數人來城送別。察視其禮貌謙和。依舊
恭順。該酋手持夷卷一函。據該通事傳述所記。均與定約
未合之件。當經察按約剖辯。該酋佯作他論。移時作別散
去。理合附片奏
聞。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九